

夜读农书

农书宜夜读。晨读经书，午读诗书，幽深深的夜晚，宜读农书。

农书乃天地之书，它关心一株水稻，或麦子的生长态势，干湿表情，关注稻子、麦子身上的风雨闪电。纸页间，有雷声轰鸣与大雨滂沱。

万籁俱寂的夜晚，我在灯下读那些泛黄的文字，读出青涩水气，读出虫鸣鹭草，读出渴望的眼神，每一个字，都带有泥土的潮湿气。

“农”字，农田、农事、农具、农桑……农书是关于大地的书，是大地歌谣的朴素书写。

中国农书，林林总总的名字，记录了先贤的另一种写作。

你如果翻开《齐民要术》，也许会遇见贾思勰老先生，在齐鲁大地，骑一头驴，走在乡间阡陌。贾老先生当年长什么模样，我们肯定不知道，也无法知晓，只能以一片庄稼地长着的青葱庄稼作为背景，作一番想象。每次看到《齐民要术》这本书的封

面，恍若看见老先生站在家乡的风中田埂上，叮嘱村子里的养殖大户刘老二：10只羊中要有2只公羊，公羊太少，母羊受孕不好；公羊多了，则会造成羊群纷乱。对养鹅、鸭、鸡、鱼等都提出了雌雄相关的比例关系，鹅一般是3雌1雄，鸭5雌1雄。池中放养雌鲤20尾则配雄鲤4尾。

我在书中学到了种莲子的方法：“八月、九月中，收莲子坚黑者，于瓦上磨莲子头，令皮薄。取瓏土作熟泥，封之，如三指大，长二寸，使蒂头平重，磨处尖锐。泥干时，掷于池中，重头沉下，自然端正。”这个周正，用得好！一粒莲子，周周正正地与泥土吻合，不消几日，梦想便开始发芽，老想拿着这本书，找块空地，按书上的意思，掘池种莲子，苾弄出一片清凉古意。

手指摩挲，我在读一本《汜胜之书》。《耕田》有一段，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，“凡耕之本，在于趁时和土，务粪泽，早锄早

获。春冻解，地气始通，土一和解。夏至，天气始暑，阴气始盛，土复解。夏至后九十日，昼夜分，天地气和。以此时耕田，一而当五，名曰膏泽，皆得时功。”字词轻重，节奏明快；句式长短，语调平和。

汜胜之，正史中没有他的传，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。读古人的文字，让我看到一个依稀朦胧的背影，触摸一部伟大农书的文字力量。

洗手焚香，翻《陈旉农书》，一本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薄薄之书，似有风来。作者在成书那年，已经74岁。

我有时在想，一个老者，在薄暮之年还关心那么多，做着自己的事，如果没有兴趣和爱，是难以做到的。好在仪征离我住着的城市很近，用手机导航定位，从前陈旉所居的西山，与我相距只有80公里，可去拜访老先生，看看周围的环境和景致。

现在没有几个人读农书

了。读农书能认识好些植物：禾、黍、麦、稻、稗；瓜、瓠、芋、桑……陈旉的时代，读书人都冀图走仕途道路，陈旉却躬耕西山，过着种药治圃、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，一般士大夫要为圣人立言，他却选择专注农事。

美丽的农书，里面有庄稼摇曳。民以食为天，文字记录和保存着古代的种地方法，有古人的眼神、劳作、气息和体温，有色彩、光照、露水……以及留在农具木柄上的胞浆。

农书里有爱，字里行间，有对庄稼、田地、鱼苗，鹅、鸭的陶然欣喜，有对一畦菜的默默注视和许久关注。

农书里有希冀，一粒种子，睡在泥土里，等待它的发芽、破土，经历阳光抚慰，风的吹拂，雨的洗礼，等来收获累累。

我到外地，去见一个诗人。诗人告诉我，当他为灵感缺失而焦躁不安时，常常带上一本农书去郊外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读

□王太生

上两三页。闻着泥土气息和庄稼味道，这相当于一副灵丹妙药，他的心情渐渐平静，那些思维又开始活跃和跳动。失血的面庞，又开始气色红润。

对中国古代农事崇敬的有加的，莫过于友人林先生，毫毫小楷，写得一手好字。闲暇时喜欢抄上一段古代农书里的文字，有时写好了，用手机拍下来，发到朋友圈中。一次，我问林先生，为什么独独喜欢抄写农书？对方笑说他来自农村，虽然当下住在城市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总是喜欢关注节气，打量农事。

离乡村久矣。一个生活在城市丛林的人，也应该关注五谷、瓜果、蔬菜和树木的栽培；了解牲畜、家禽和鱼类的饲养；关心酒、酱、醋、羹、饼、饭、饴和糖的制作。

写农书的古人，会有一份守候。在农事写作时，一个谦卑的灵魂与每一棵果蔬相通，与园圃相望，抵达家园，有对朴素苍生深情凝视。



枝头抱香

王慧 摄

夏色可餐

□邹娟娟

夏日明丽，姿容诸多。

温婉素雅的广玉兰花，如白鸽傲立枝头。枝叶宽大疏朗，凉风穿过，花叶轻摇，微波般滑过游人心底。母亲喜欢这种素淡的花，种了栀子茉莉。小巧洁白，馥郁芳香，置于花盆中，换得一间幽香。此花所在，自得风雅，充盈人的身心。

绚丽缤纷的紫荆，满城浸染的月季，绰约翩跹的凤仙，精致斑斓的石竹，俏丽飞扬的凌霄，形成喇叭的胭脂……争芳斗艳，色彩足以晕透整个夏天。霞霞在夏日的黄昏，长久逗留。阳光斜照，拉长了大地的影。人流涌动，道路扬起薄薄的尘。好比西湖四海宾客宴的一场盛宴，落幕前的夏，够喧嘩，够热烈！

树从里惊鸿一瞥的，是爬山虎。树干和树叶满满当当，翠绿可爱，像裹了件绿衣服。墙壁、屋檐，户外的一切，都能觅到爬山虎的踪迹。横着，竖着、斜着，如自然巨笔挥舞，层层堆叠层，每一片叶都发亮，

小手掌一样，时时在风中挥动。像红军战士，无论环境多艰难，均能克服万难，勇于攀援，最后在领地举起胜利的旗帜。夏日一抹凉，爬山虎是值得敬畏的植物！

番茄、紫茄、青椒、豇豆曝于烈日下，在燥热的空气中汲取天地精华。夏日万物蓬勃，草木葳蕤葱茏。田园妩媚，村野盛大。一场雨，一方旋转的调色盘。自上而下，淋漓尽致。叶片充满弹性，果实摇摆欲坠。连着珍珠似的水珠，更晶莹、饱满。敞地为锅，红紫黄绿，长圆扁尖，不就是那争相落入锅中的佳肴吗？桃、香瓜、水瓜，怎可在茂盛的季节缺席。各个水分十足，墩圆甜脆。早熟的玉米，鼓鼓囊囊，牛角一样竖着。乡村的孩童早捺不住了，瞅着“须子”变枯，赶紧掰下，煮得水嫩甘甜。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中，适合嚼玉米。嗅着烟火气，看着红日落幕，玉米的滋味变得绵长。夜晚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来点啤酒、凉菜，挖

听，有风经过

□章铜胜

上午，天阴着，打开窗户，有风吹进来，从窗外传来沙沙的声音。此时，天气还不太热，风吹在身上舒爽宜人。一上午，天仍然阴着，太阳好像故意要偷懒似的，一直躲着我们，云层仿佛又厚了一点，沙沙的声音一阵阵的，时而急促，时而徐缓。暂时无事可做，把带来的小说翻开来看，思绪也随着书里的文字和情节，被带了节奏，时起时伏。在思绪不停的变化里，耳边沙沙的声音从未断过，且听起来像是下雨的声音，心里怀疑着，不敢确定。

经不住想要看个究竟的想法，还是放下书，走到窗边，向外望去，楼下的路上是干爽的，近处的树叶，也看得清楚，上面没有雨迹，它们正轻轻地随风而舞，并没有下雨，只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尤其大一些的，是杨树叶发出的声音。风声，也像雨声。风雨之声，有时是难以辨别的，若是在夜里，睡在床上，失眠或是想着心事的时候，风雨之声会更模糊难辨。夜里不想起床，就那样糊涂地躺着听，毫无头绪地想着可想不可想的心事，然后糊里糊涂地进入梦乡。人有时很矛盾很糊涂，就像有时听不清黑暗之中的风雨之声一样。风经过的声音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我们忽略，或是错过了。

昨天晚上，窗外有风，我是清楚地知道的。晚饭后，我去湖边散步，风阵阵吹来，掀起了行人的衣襟、头发，风很大，我们急急地从湖堤上走过去，留下了一湖的风。风在固执地摇着堤上的柳树、杨树、乌桕、桉树，也摇着水榭、海棠和树下的草。湖水经不住诱惑，朝岸边涌过来，拍打着堤岸，卷起一层雪白的水线。我们经过湖心的堤岸时，风也经过湖心的堤岸，我们走了，风还留在那儿，它陪着湖里的水和灯光，陪着堤岸上的树、灌木和

檐溜儿

□张金刚

若无檐溜，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，失了情趣韵致。

雨来，或冰雪消融，积水汇流，乖巧地奔向瓦口，循滴水瓦尖，应房梁之势，恣意滑下，甩出弧度完美的抛物水线，溅落在院石上，绽放朵朵水花，荡起圈圈水晕。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，绵延不绝，为光秃枯槁的屋檐垂下珠帘，配饰流苏，一时美艳起来。

即使由“哗啦”减为“滴答”，也只是由“豪放”转而“婉约”，虽淡了激情，更添了含蓄，饶有一番诗意禅味。抑或在严冬，水线少顷便凝成冰锥，冷峻封冻了柔情，然而却更令人期待融融的暖意渲染天地之间。

檐溜，我愿将其儿化为“檐溜儿”。虽“檐溜潺潺朝暮暮”，以至“年复年”，流逝了年华，可无论何时何处邂逅，都如是初见，分外欢喜。亲切地唤一声“檐溜儿”，是新识，又似老友，瞬时亲近了几

分，一如故乡老屋檐下的那一溜儿水、一溜儿冰、一溜儿光阴……

那几间老屋，再普通不过。突起的房檐上，不远儿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，不远儿又一个、六七个。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、椿芽、豆芽，扒住可怜的浮土，随风飘摇，蓬勃着夏日的张力。怕檐溜儿过猛，淋湿了檐下，父亲会趴在瓦口处，伸长胳膊，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，将溜儿甩得更远。

春雨秋雨较为温和，滴下的檐溜儿少很多，弱很多。沥沥拉拉，滴滴答答，打在初生的嫩芽或将熟的秋叶上，也无多大动静。润物无声也罢，萧瑟苍凉也罢，于我少有触感。

而夏雨就不同了，骤雨、连阴雨常至，即便穿了雨衣，撑起雨伞，也难保不被淋湿。故而，一家人便聚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去，倒也因雨得福，其乐融融。

雨不停下，檐溜儿便不断。水漫过屋顶，倾泻而下与庭院积水汇合，挟卷着枯草黄叶、豆荚麦糠、鸡粪垃圾，流向院外沟渠。这檐溜儿似一把大扫帚，替我干了清扫院落的活动，省了挨母亲的唠叨，一直让我心存感激，以至于常站在雨后清洁的院石上，冲屋檐作揖致敬。母亲以为我在敬天，附和道：“是该感谢老天爷，风调雨顺，庄稼有个好收成，多着呢咱！”

更多时候，是父母和我一起，在檐下忙活。“哗哗”的雨声，檐溜儿敲打石榴、蜀葵、月季、丝瓜的“啦啦”，或注入筒桶的“叮当”“哗啦”，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。此时，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顿嫩南瓜、腌猪肉馅儿水饺，热乎乎地驱走雨天的凉意；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辫儿，穿针引线纳鞋底，缝补衣服。父亲则坐在蒲团上，归拢黍稻、扫帚苗、高粱穗，专注地绑着笤帚、扫帚、炊帚；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会儿木工，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。

那时的冬天，雪很多很大，厚厚地盖了满房、满院、满村。午后，初霁的暖阳与蒸腾的炉火令屋顶的积雪丝丝融化，雪水滴答，缓流，将瓦口下的雪堆钻出几道深洞。可傍晚或翌日，“瓦沟冻残雪，檐溜粘轻冰”，雪水檐溜儿变成了冰锥檐溜儿，映着灯光或日光，通透透、亮晶晶，似是屋檐生出了凌厉的冰牙，有些吓人，生怕被咬到。但我更愿视其为屋檐挂起了风铃，想抄起勺子铲子敲出一曲《铃儿响叮当》；视其为一把神奇的水晶筵梳，梳理着嘈杂混乱的农家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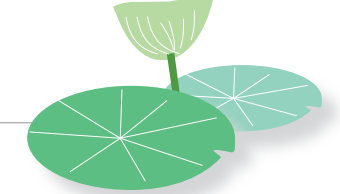
登上梯子或凳子，敲下一根最长的冰锥，握在手中当宝剑，吸溜着“檐溜儿”般的鼻涕，与伙伴儿们打得热火朝天，棉袄“冒

着西瓜，烤着玉米。唇齿间，又凉又香，白日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。

万物肆意长。夏日的鸡仔顶着凸起的冠，雄赳赳地奔走。树荫下有它们刨过的坑，院场上有飘落的羽。狗躺在阴凉处吐舌头，闻到可口的食物香，猛地起身，扑迎上去。蝉拼命嘶叫，将整个树林变成奏乐舞台。河蚌、田螺在水里安闲散步，鱼虾躲在荷叶下嬉戏，莲藕和菱角在泥中膨胀……

夏风吹啊吹，挟来热浪，挟来晚间广场上的乐声。喷泉开了，随着激昂的音乐喷涌，时高时低，时溅时收。人，也自成一景。小孩们提着水枪互相打水仗，大人们活动活动筋骨。跑步的，滑溜冰杖的，跳广场舞的，骑自行车的，玩蹦蹦床的，应有尽有。最舒畅的休闲娱乐，当是夏天。

夏日种种，风光无限好。像热气腾腾的火锅，食材丰富，佐料齐备，可配酒，搭果。在山在水，在朝在暮，在人醉！



烟儿”。冷不丁儿，不知谁将宝剑顺着领口插入，激灵一下，打得更惨烈。渴了，宝剑当冰棒，舔会儿口或咬几口，爽快地解渴。忽地想起一道传说中的东北硬菜：油炸冰溜子。是个啥味道、啥体验？是不是一口下去，外层酥脆香甜，里面冰凉脆爽，吃起来就像嚼冰棍儿一样，嘎嘣嘎嘣，冰火共生，想想就过瘾。

当冰雪融水，水又结冰，相融相生一季长冬，檐溜儿渐渐消失了踪迹，便又是一个暖春。

而今，那老屋已倾颓，只留一堆瓦砾。我徒手刨出几片弯瓦、两片滴水瓦，上面还接着铁片。看着，品着，恋着，最后高高举起一片，高至记忆中的屋檐处。那尖尖的瓦尖儿似有檐溜儿生成，滑下，滑入我的眼；再从眼眶溢出，形成温热的檐溜儿，顺着中年男人脸上的沟壑，滴在院石上，滴答，滴答……

豪气夏雨

□王国梁

夏雨的脾性是豪气的。春雨羞涩，秋雨缠绵，冬雨冷漠，只有夏雨才能体现雨之精髓——大气磊落，豪爽不羁。夏雨有大境界也有大胸怀，就像一位武林侠士，从来不拖泥带水，不屑于缠绵悱恻，甚至有点来无影去无踪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夏雨来的时候不暧昧，通常会以黑云翻墨的姿态来宣告，一场豪气的大雨即将来临。当你看到天空中黑云压顶，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下如何应对，紧接着电闪雷鸣，夏雨顷刻就降落了下来。豆大的雨点，在一瞬间“噼里啪啦”落下来，简直可以用“砸”来形容。夏雨落地有声，没有半点春雨悄然降落的扭捏之态，落地铿锵有力。

夏雨中的世界，仿佛一个豪壮的古战场。万箭齐发，战鼓齐鸣，喧闹而壮阔。夏雨不像秋雨那般富有音韵变化，有淅淅沥沥的节奏感，夏雨几乎是同一个音调，同一个节奏。噼啪啪啪，啪啪噼噼，如同战马奔腾，如同鼓声喧天。听着夏雨的声音，你不会有一丝毫的睡意，反而觉得有一首慷慨激昂之曲从心底升腾了起来。夏雨是一首澎湃的歌，是一首奋进的诗，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。难怪诗人会高喊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夏天的狂风暴雨的确是一场洗礼，能让人的心灵变得开阔而豪迈。

夏雨对于万物来说，都是一场考验。夏雨来的时候，有澎湃滂沱之势。雨势还会逐渐变得大起来，从瓢泼到倾盆，大雨如注，夏雨威力四射，势不可挡。雨中的花草树木随着风势疯狂摇摆，它们在努力与雨抗争。抗争胜利，将会锻造出它们更加坚硬的骨骼，历练出更加顽强

的品质。你看到那棵大树了吗？它在风雨中使劲昂起头颅，尽管一次次被风雨击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它始终不放弃昂然挺立希望。最终，它站成了风雨中屹立不倒的丰碑。田野里的庄稼、小草，被风雨的进攻弄得溃不成军。它们摇摇摆摆、东倒西歪，但柔弱的身躯始终没有放弃一线生机。它们仿佛在说：“风雨中这点痛怕什么！”对它们来说，迎战豪气的夏雨已经成了生命中的必修课，也是一次成长的历练。如果能够是在夏雨之后再次挺起腰身，它们就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成长仪式。

夏雨只是来考验一下万物，一般不会长久逗留。夏雨之后，一起又恢复了生机。夏雨的豪气还表现在说停就停，去得快来得快，丝丝不会纠缠恋战。夏雨那种武林侠士的性格又一次展现出来，来得光明磊落，去得光明磊落。来去如风，常常是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。夏雨去得快，有的雨点甚至还来不及反应，太阳就迫不及待出来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出现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状况。

夏雨偶尔也会“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”。有时候夏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淅淅沥沥的节奏，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。那样的时候，夏雨没了豪气，反而变得缠绵不休。此时最危险，因为连绵夏雨会让江河水暴涨，引发洪涝灾害。不过，人们已经摸透了夏雨的规律，在多年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能够自如应对。

夏雨是大自然唱响的一首慷慨之歌，豪气冲天，酣畅淋漓。让我们跟随夏雨铿锵的节奏，来见证那种威武壮阔的场面，来见证那种豪迈洒脱的时刻！

“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”。鲜香味美的馄饨，在我国一直有着广泛流传。

去年某天，我上网时偶然在好友空间里，看到了久违的泡泡馄饨，瞬间便被它勾得馋虫横行。于是乎，当即决定抽空再去一趟苏州，重温一下旧时的好滋味。

由于当年那家小店已搬迁，在依稀相识的小巷里转了两个弯后，终于从一位“老苏州”口中打探到一个经营泡泡馄饨的所在。

路程并不太远，赶到门前一打量，20平方米不到的铺子，环境简陋而草根。进门口的那张桌前，一位老阿姨坐着那，正熟练而迅速地包着馄饨。看样子，估计是老板娘了。

当一碗凭着些许物理知识和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泡泡馄饨上得桌来，但见青边碗里，一只挨一只的轻盈馄饨，透明的象牙白皮子底下，粉红色肉馅若隐若现，再加上数点碧绿葱花点缀，活脱脱就是一位裙摆依依、透着朝气和生命力的曼妙女子。

当然，泡泡馄饨之妙，不仅限于形态，味道更得出众。只是，与“兄长”大馄饨重馅料不同，泡泡馄饨更在意汤。那用猪骨熬成的半透明汤底，虽半点榨菜粒和蛋皮丝都无，却有很实在的脂香。品上一口，清而不寡，鲜而不咸，自然得像一床蚕丝被裹住了舌尖。

再用粗瓷调羹舀起一只馄饨送入口中，牙齿轻磕间，柔软的外皮一下破裂开来。因选用的皮子极薄，所以不仅不会感觉到过厚的面皮味，反而从一丝即破的皮子中，透出丝丝肉馅之鲜美。虽说肉的内容少之又少，恰恰是这一点轻盈的能被风吹走的猩红，不仅让整碗馄饨生动起来，还让人于慢品细咽中，重拾那繁华落幕后的姑苏往事……